

(图1)

## 青铜尊

□葛海洋

中国是酒文化的发祥地,酒的酿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谷类酿成之酒,始于殷,而用来盛酒的青铜器皿也盛行此时。在商周时代,由于生产力提高,酿酒业发达,青铜铸造技术成熟,青铜酒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商周时代的青铜酒器以其雄伟的造型、精巧的构思、古朴的纹饰著称于世,是中国文物瑰宝中的一朵奇葩。各式各样的青铜酒器,不仅让后人惊叹于古人想象丰富的艺术魅力,而且酒文化与青铜文化交融悠远绵长,更为中华民族文化留下了深厚的积淀。

尊,是中国古代一种盛酒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至西汉消亡。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中称为:“一种大而圈足的盛酒器。”尊也是青铜器中的重要器物之一,同样为古代王公贵族所拥有,展现的是至尊气象,是主人尊贵的地位的象征,尊多以动物形态为造型,寓意生活富裕,尊的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弧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西周早期龙凤纹铜尊(图1):通高27.5厘米,口径21.5厘米,底径15.1厘米。喇叭形口,圆角长方形腹,高圈足。圈足底部有低台。腹部以四条扉棱为界等分为四段,每段各饰一只凸目、有冠、长尾大鸟;一条双角夔龙弯曲在鸟身中间;鸟身下有变形夔龙纹。纹饰间以雷纹衬地。纹带上下各饰二周凸弦纹。器内底部铸一象形“鸟”字。该尊包浆浑厚,造型端庄厚重,纹饰繁缜精美。

西周饕餮纹铜尊(图2):通高26厘米,口径20.1厘米,底径14.5厘米。喇叭形口,腹稍外鼓,低台式高圈足。腹饰二组对称的以云雷纹为地的饕餮纹,上下对称二周凸弦纹。器内底部铸铭文6字,“作父己尊彝”。纹饰粗犷秀丽,造型古朴厚重。

尊这一器物从目前出土发掘来看,出现在商代二里冈上层,由于酒文化的盛行和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发展,殷墟时期青铜尊出土的数量开始变多,殷墟一至四期的酒器组合中多有尊,一般出土于较大规模的墓葬中,可见在礼器中尊的重要地位。至殷墟四期,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尊开始比较多的出现,说明尊在权力系中由高至低的扩展,它的出土数量和重要性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但作为一种酒器和礼器,随着时代观念和礼仪制度的改变,其使用和制造的数量也随之变化。西周中期在中原地区一段时间青铜尊甚至有短暂的消失,但在西周末年、春秋时期又重新出现,一直到西汉仍然有很多尊的造型。

在《出土商周青铜尊研究》中,张晓丽称:“作为盛酒器,青铜尊、盃、彝、卣等在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便消失,只有尊自商代出现至西汉消亡,伴随着整个青铜器的发展、兴盛、衰落,其地位始终没有别的器物能够代替,这与尊代表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关”。



(图2)



图三

# 古代熨斗的温暖轨迹

□李智

熨斗是现代家庭必备的小家电,几乎每家都有,可是您是否知道,距今2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熨斗就已经在使用了呢?

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一是取其形象类似北斗之意,二是熨斗的外形如同古代一种烹调用具“斗”。在中国古代,熨斗又称“火斗”、“金斗”、“钻锅”,其主要功用是熨烫衣物,效果有二:一是把有皱褶的地方熨平贴,正如东汉许慎《说文》曰:“熨,持火中熨也。”又如《乐府诗集·采桑》所说“熨斗成熨”;另一种效果是在需要明显褶纹的地方,把褶纹熨得挺括,如宋代《文苑英华》中则有“熨斗成褶”的说法。

最初的熨斗是用石块、陶片或铜铁块在火上烤热后,按压在衣服上熨烫。相传,熨斗的发明早于商代末年,据《淮南王》记载:“炮烙始于斗。”该书又注:“斗,熨斗也。紂王见熨斗烂人手,遂作炮烙之刑。”就是说商纣王发明炮烙这种刑罚的灵感来自于熨斗,商纣王看到使用熨斗时,熨斗烫伤人手,于是发明了“炮烙之刑”——将人在烧热的铜柱上炙烤。

但是熨斗实物所见最早者为西汉时期,在汉墓中,经常有熨斗出土,汉代的熨斗,大多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圆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长柄末端还饰以龙纹。扬州市邗江区文管办藏有西汉铜熨斗一只(图一),全长31.2厘米,柄长14.8厘米、直径17.9厘米、深5.6厘米,1985年扬州乡宝墩新莽墓出土,圆体,平底,宽口沿,长直柄,柄端饰以龙头。熨衣前,把燃烧的木炭放在熨斗内,利用金属的传热与重量来熨平衣服上的皱褶或者熨出美丽的褶纹。

魏晋南北朝时期,熨斗已经较为普及,《世说新语·夙惠》中记载了一则母子共同使用熨斗的温馨小故事: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自

称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襦。”儿云:“已足,不须复襦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异物,从这则故事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从“家酷贫……令康伯捉熨斗。”得知韩康伯家庭虽然比较贫困,但是还是备有熨斗,用于做棉衣,说明熨斗已经成为家庭中的基本生活用具。晋代的《杜预集》上也记载:“药杵臼、澡盆、熨斗……皆民间之急用也。”二是从“火在熨斗中而柄热”可知,魏晋时期的熨斗使用方法还是把燃烧的木炭放在熨斗内,利用金属的传热与重量来熨平衣服。而且熨斗柄会导热,说明当时的熨斗柄依然是金属的。晋《东宫纪事》也记载,“皇太子纳妃,有金涂熨斗三枚。”也说明魏晋时期熨斗的主体材质是铜或铁,并未安装木柄。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足,丝织业非常发达,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讲究穿打扮,用熨斗熨衣已经成为上至君主,下及黎庶中整理衣物的必备工具。诗人王建的《宫词》诗,描写了唐代宫女彻夜不眠,为皇帝熨烫御衣的情形,“每夜停灯熨御衣,银薰龙里火霏霏。遥听帐里君王觉,上直钟声始得归。”御衣是君王之服,每天晚上宫女都要将其熨烫平整,保证第二天皇帝上朝议政时,衣着的挺括。唐代画家张萱则根据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理线、熨平、缝制劳动操作时的情景,熨衣服的场景画成了一幅《捣练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熨斗的具体使用情况:画卷中有两位女子双手各执帛的一端,另一女子,左手握着帛的中端,右手执熨斗,正在帛上来回熨烫(图二)。王建的另一曲《捣衣曲》却描写了一位贫苦人家的女子使用熨斗的场景“冲少熨斗贴两头,与郎裁作迎寒裘”。

《隋书·李浑传》中则将熨斗比喻成军队和政权,将衣服比喻成叛军:尉迟返于郢,时穆(穆是李浑之父)在并州。高祖虑其为郢所诱,遣浑乘驿往布腹心。穆遂令浑入京,奉熨斗于高祖,曰:“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悦。

宋代熨斗的使用比隋唐时期更加广泛,其形状也有所改变:一般是空心短柄,插入木把,以便在熨烫时不至于烫手。放炭火的托盆也更高、更深一些,形状不完全圆形的,也有呈斗状提型的。且斗盆周多印制有精美花纹。不仅用于传统的熨衣、帛,还用于熏香、熨纸、护书、饮酒。

熏香:宋代发明了熨斗与熏笼结合一体的器皿。在熨平衣服褶纹的同时,还用熏香给衣服带来芳香的味道。正如尹济翁词曰:“朝衣熨贴天香在。”秦观有词曰:“玉笼金斗,时熨沉香。”苏辙有诗曰:“藕丝帖体沉香熨。”王齐愈有诗曰:“水沉香熨窄衫轻。”都是在说赞美熨斗的熏香功能。宋代每年从海外进口的大量香料,用于熨斗熏香是其消耗大宗之一。

熨纸、护书:宋代有的熨斗还有熨书平纸的功能,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北宋宰相“晏元献平居书简及公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旁,炙香匙亲熨之。”

饮酒:曾鞅的《减字木兰花(席上赏宴赐牡丹之作)》中有:“更阑后,满斟金斗,且醉厌厌酒。”看来宋代有些小熨斗还可用来饮酒。

明清时期,熨斗沿袭宋元时期的造型,只是靠近手柄处的口沿向上昂起的更高,更好地防止火炭外落,空心短柄,插接于木把(图三)。有的熨斗周身铸有福、寿等纹饰,不仅有实用性,也有观赏性。民国时期,熨斗从碗口状变成了三角状、密闭式(图四)。这时候还出现了陶瓷熨斗、酒精熨斗、热水熨斗等等,种类非常丰富。

我们现在使用的熨斗形状,是西方人发明的,但是西方人使用熨斗的时间却比我们晚了很多,直到约16世纪,荷兰裁缝才开始使用空心的盒型大熨斗,把烧红的铁板从背后的门放入熨斗加热使用,比中国晚了1600多年。



图一



图四



图三



□谢丽成

图中所示是一件清代黄杨木雕“深山隐居图”摆件,长26.5厘米,宽13.8厘米,高17.6厘米。从雕刻情形看,正是山下一角,左边高高的山石嶙峋突兀,不规则地显出这是不甚高的山野,却极适合人居住。

你看,山下扎着的篱笆院,篱笆看起来既结实又紧凑,显示出主人是心之人,他是决意要在山间隐居的。篱笆院门前,有木头搭建而成的架子,架子上缠绕着藤状植物,叶子肥大,宛如伞擎,架子上果实累累,到处都结着圆滚滚的大南瓜,一根腿状的南瓜垂下来,形成妙绝的点缀。在南瓜架子前,有一只麻雀,正立在石坑的边缘,望着石坑里生长着的绿油油的一畦韭菜呆出神,仿佛被它们旺盛的长势所吸引。这是隐居者的菜园子,新鲜的蔬菜,可口的瓜果,能够为隐居者提供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粮。

黄杨木生长极其缓慢,生长四五十年,直径仅有15厘米左右,所以在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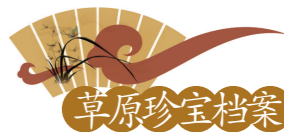


便有“千年难长黄杨木”之说。因为黄杨木质地坚韧而光洁,纹理又极其细密,色黄似象牙,光泽有如美玉,年深日久之后,更有摄魂夺魄之美。它既古朴又美观,让见者为之倾倒,是雕刻的好材料。所以,我国江浙地区的工匠使用

它来雕刻。

现存最早黄杨木雕产生于元朝末年,不过,黄杨木雕的真正发展则是在明清,清朝中期,黄杨木雕已经形成一种蔚为大观的木雕门类,尤其是展示社会百态,寄予民风民俗的器材,受到广

大民众的重视与喜爱。黄杨木雕的制作流程极其复杂,它对工艺要求之严格是其他雕刻所无法比拟的,其中孕育的匠人也是使用任何现代工艺都无法取代的,因此,每一件黄杨木雕作品都有着其独特价值,不容小觑。



(图1)

## 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注壶

□郑承燕

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注壶,足径7.5厘米,1976年于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套海苏木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摩羯形象源于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河水之精,生命之本,有吞噬一切烦恼的法力。其形象来源于鲸、象、鱼、鳄等动物。公元4世纪末的东汉时期,摩羯纹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从东晋到唐,对摩羯的记载为双眼如日、牙齿如山、身体巨大,并能毁坏船只,吞食一切并加害于人。《洛阳伽蓝记》载:“有如来作摩羯大处,从河而出,十二年以肉济人,起塔为记”。摩羯以肉济人十二年之久,所以,以摩羯为纹饰做金银器或玉器表达了人们希望借此可以得到如来恩惠和保护的愿望。隋唐以后,佛教大为盛行,摩羯纹随之流行,得到广泛使用,成为金银器上应用较多的装饰纹样。唐代的银碗、银盘、银杯上均有摩羯纹样出现。《中国纹样词典》记载,唐代典型的摩羯纹样形状为长鼻上卷,鼻下两卷须,口大张,獠牙外露,长舌,眼圆睁,眼后螺旋羊角绕一小牛耳,头顶至颈竖粗壮鬃毛,鱼身鱼尾,与古代印度的摩羯纹极为相似,反映了外来纹饰对唐代的影响。

宋辽夏金的佛教都较为兴盛,使摩羯纹样在这一时期继续流行,多元背景和多民族艺术的交流使宋辽夏金摩羯纹的载体和造型更加丰富多彩,较前代有了世俗化、民族化的发展趋势。

虽然辽代原始宗教为萨满教,但对佛教,道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由于摩羯纹造型在唐代非常流行,契丹民族又深受唐文化影响,对摩羯纹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在传承的过程中进行了创新,使之成为契丹人世俗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纹饰。有的将其用作器皿表面纹饰,有的以之为器物造型,使摩羯纹的装饰应用范围和造型更加丰富多彩。此壶(图1)作鱼身龙头形,龙头为流,鱼尾上翘,脊背部有花冠状注水口,颈部上方为一女童头像(图2),其脑后与鱼尾之间相连的曲柄为提梁。壶身刻细密鳞片,背部附有双翼,圈足两侧塑有龙爪。女童神态娴静,双眼凝视前方,头发整齐结于两侧作髻垂于耳后,头发、颈、臂间贴饰花朵和流动式的彩带,双臂捧持一龙头短注。壶身通体施白釉,釉色微黄,有象牙般质感。此壶造型奇特,构思巧妙,为辽代陶瓷器中的精品。

从宋辽夏金的这些摩羯纹器物中既可见到大唐王朝的流风遗韵,又集中体现了佛教及中原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影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观点,也见证了宋辽夏金时期摩羯纹向“鱼化龙”传说的演变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从摩羯纹的演变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外来纹饰已经被汉族文化消化吸收,反映了摩羯纹日益民族化和多元化发展历程。



(图2)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